

#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三言”女性婚外恋类型及文化现象论

○王双梅<sup>1</sup> 段桂花<sup>2</sup>

(1. 内蒙古民族大学 文学院, 内蒙古 通辽 028043;

2. 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芦阳镇政府, 甘肃 白银 730400)

**[摘要]** “三言”中的女性婚外恋题材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显得格外突出, 这些婚外恋女性的类型和诱因本文分为六大类: 寂寞等待、需求空缺型、嫌贫爱富、一波三折型、空穴来风、缺乏信任型、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型、里应外合、报复复仇型、山外山高、寻求刺激型。活在诸多纠葛中的女性生活为何如此不堪? 这必然与明中后期个性解放思潮有密切关系, 同时, 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解读, 也能找到来自于女性自身以及男权话语社会环境的因素。

**[关键词]** 三言; 女性婚外恋; 女性主义理论; 男权话语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8610(2012)05-0022-02

“极摹人情世态之歧, 备写悲欢离合之致”的“三言”, 描写市民婚恋的题材占据较大篇章, 在这些波折离奇、缠绵悱恻的婚恋故事中, 冯梦龙也很专注于女性婚外情, 达十篇之多, 作者以娴熟的艺术技法和高超的表现力, 向读者展示了一个个蠢蠢欲动的女性形象。

## 一、婚外恋女性类型与诱因

### (一) 寂寞等待, 需求空缺型

明代末年, 商业活动频繁, 很多商贾为了两地获利背井离乡, 忍受劳累心酸, 而那些商人妇则留守空房, 甚至在刚刚新婚不久。《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聪明俊秀的蒋兴哥与年轻貌美的王三巧即是一例。当徽州商人陈商的出现导致三巧的婚姻出轨, 被休。后经吴杰周全, 三巧又成为蒋的妾。

在这喜剧背后渗透着无限的悲剧意味, 三巧的红杏出墙对封建礼制有一定的反叛性, 但最终还是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 她没有生存的自主权, 她唯一的生存方式是依附于一个男人, 她要想活下去就必须把自己嫁出去。丈夫离家经商, 她只能在孤单中等待, 等待就是三巧的生存处境和生存形式。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者西梦娜·德·波伏娃对“女性的等待”曾这样表述过——“在某种意义上, 她的整个生存都在等待, 因为她被束缚于内在性和偶然性的力比多之内, 因为她对她生存正当性的证实掌握在别人手中。”<sup>[1]668</sup> 所谓内在性就是受社会的种种限制, 女性的活动范围是有限的, 她们“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 主要的职责就是生儿育女, 相夫教子, 操持家务, 她在百无聊赖的重复中等待, 等待男人的效忠和认可, 等待爱情, 等待丈夫或情人的感激和夸奖。她与男人一

样有爱与归属的需求, 有爱情欲望。 “爱情欲望, 是追求自他一体感。……这种类型带来最高的安定感。”<sup>[2]</sup> 由此, 三巧的出轨是合乎人性的, 但作者到最后这样做结 “恩爱夫妻虽到头, 妻还作妾亦堪羞。殃祥果报无虚谬, 咫尺晴天莫远求。”可以看出社会对待男女移情别恋的巨大反差, 男人可以名正言顺的纳妾, 女人则受到作妾的处罚, 作者还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三巧的回归性结局, 反映了女性生存的无奈。 “女人并不是真想放弃她所厌恶的东西。她假装要断绝关系, 但最后还是和给她造成不幸的男人生活在一起。”<sup>[1]668</sup>

《玉堂春落难逢夫》也塑造了一个与三巧生存境遇相同的皮氏, 她的丈夫出外经商, 嫖妓纳妾, 久不还家, 皮氏在等待中难耐寂寞凄清之苦, 与邻人赵昂私通, 并合谋害夫。当然, 皮氏这种害人性命的举动是天理难容的, 但从她杀人的动机看, 她也有自己的辛酸苦楚: 处于等待的生存状态。

### (二) 嫌贫爱富, 一波三折型

《木棉庵郑虎臣报怨》中的贾似道之母胡氏曾两度移夫, 起初胡氏嫁给小农王小四, 家境贫穷。当贾涉看见胡氏“面如满月, 发若乌云, 鲜眸玉腕, 自然丰腴”不禁动心, 经劝说, 王小四获钱, 贾涉纳胡氏为妾, 贾家妻子几度迫害, 胡氏又不得转嫁于铁匠。

胡氏一开始追求富足的生活, 有自己带有强烈功利主义色彩的婚姻想法, 但在强大封建势力面前, 在男权的摆布下, 她根本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女性不是“天生”的, 而是后天“形成的”, 封建礼教已经早已为她创设了一个模子, 遵从妇道, 她是一个女人就应该理所当然的遵从“三从四德”, 胡氏第一桩婚事是封建家长制的产物, 第二桩婚姻虽有她自己的

[作者简介] 王双梅, 女, 内蒙古通辽市人, 内蒙古民族大学文学院讲师, 文学硕士, 研究方向: 中国古代文学、古代小说;

段桂花, 女, 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芦阳政府公务员。

努力,但她忘了男尊女卑的不平等,最终使她有想作妾而作不成的悲哀,儿子成人后,她又不得不遵从儿子的意思,最终使她的婚姻一波三折。

### (三) 空穴来风,缺乏信任型

《简贴僧巧骗皇甫妻》塑造了一个恪守妇道,却遭奸人算计、诬陷为有私情的杨氏。她丈夫是东京汴州开封府人皇甫松,沈洪处心积虑设下圈套使得杨氏被休。杨氏顿时“我上无片瓦,下无立锥地,丈夫又不要我,又无亲戚投奔,不死更待何时?”沈洪此时便请人说媒,杨氏无奈只得委身于他。

杨氏的惨痛遭遇,表面上看是沈洪一手造成的,从根本上说,杨氏完全受男权社会摆布。她是一位忠于丈夫的妻子,丈夫却听信于奸人,便决意休了她,她却没有任何辩解和申诉的机会。一位女性在这里显得如此软弱无奈。

在封建社会下,对女人来说,最大的惩罚莫过于失去一个供养她的男人。她对男人有强烈的依附性,这使她失去独立的阿喀琉斯之踵,她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作一个贤妻良母并不能彻底改变她的生存处境。“女人在家里工作并没有带来自主性;她对社会没有直接的用途,即不能开拓未来,也不能生产产品。它只能在与越出自我的、超越自我的、在生产活动中走向社会的生产者相联系时,才是有意义和尊严。”<sup>[1]668</sup>所以女人必须经济上独立,否则她只能通过男性才能证明自己生存的正当性,但他们在他们生活中只是一个次要的中介。在某种程度上讲,男人通过摆布女人来显示他们的主体地位和男权优越性。他们的权利、声誉和财富都可以用女人去换取和表现。

### (四) 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型

冯梦龙不仅刻画了恪守妇道、温柔贤惠的杨氏,在《小夫人金钱赠少年》中,也为读者塑造了一个神秘纯情的小夫人形象。她一开始嫁给了王招宣,后因一句话而失宠,嫁给六十岁的员外张士廉,老夫少妻出现了生活上的不平衡,于是有意于三十来岁的主管张胜,而张胜却一个卫道者的形象出现。最后书中说她是一个女鬼,而不是一个人。作者把他处理为一个妖女,鲜明地体现着封建社会男权话语的主导局面,就连冯梦龙也不例外。

### (五) 里应外合,报复复仇型

《玉堂春落难逢夫》中的皮氏通过残酷的手段复仇来抚平自己心中的怨恨。她的丈夫外面做生意,长年不回家,并且娶玉堂春为妾。于是她心中愤愤不平,与和她相好的赵昂合谋害死丈夫。皮氏的这种行为相当极端,通常人们说她“性厚”,而她的丈夫没有遭到人们的批评。她的丈夫长年不回家和移情别恋才是造成她偷情与害夫的真正原因,她在寂寞中等待着丈夫的归来,但是丈夫的归来并没有给她带来快乐,只有失望。

### (六) 山外山高,寻求刺激型

“三言”也刻画了一些有个性、大胆的女性,她们往往生活富足,却不满足空虚无聊的生活。尤其是老夫少妻。《新桥市韩五卖春情》的楔子就讲述了这类故事,使三千佳丽无颜色的杨贵妃深受唐明皇的宠爱,致使君王不早朝,可是杨贵妃仍不满足于此,而与安禄山暧昧不清。《蒋淑珍刎颈鸳鸯会》的楔子里讲了有关“情色”的事,“色沟于目,情感于心,情色相生,心目相视。”楔子中赵相和非烟互相钦慕,暗自

幽会,被非烟的丈夫公业发现,处死了非烟,但非烟在临死前很满足地说“生则相亲,死则无恨。”如果说杨贵妃和非烟是对丈夫与自己年龄不匹配的哀怨,那么《蒋淑珍刎颈鸳鸯会》中的蒋淑珍和《计押番金鳗产祸》中的庆奴为什么会不断地寻求刺激?

蒋淑珍和庆奴都经历了几场婚变,最后导致家破人亡,庆奴的一生都是不幸的,经历了两次婚变,嫁了三个丈夫,与四个男人有过关系,但是没有一个男人给予她幸福。这一切她都无法选择,而是等待父母给自己的命运做出安排。与庆奴不同的是,蒋淑珍是为“情欲”所使,丈夫体贴,她却不断地去追逐。难道就是女人天生淫荡这么简单吗?按照波伏娃的阐释,她们这样做是渴望再造一种处境,这种处境是她们童年时期曾在父母保护下体会过的,这种处境使她们不会感到自己被遗弃在荒芜的世界上。另外,通过爱情她在寻找自我。女人这样做是为了解脱,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这看似有违道德的荒谬的反叛,相比坐以待毙的女性来说,她们是有个性的、朦胧的觉醒者。

## 二、谁让女性的生活如此不堪

冯梦龙主张“情教”论,在《叙山歌》中他提出要“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的文学主张,表现了冲破封建礼教束缚,追求个性解放的时代特质。当然,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女性婚外恋现象的出现,受着多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肯定商业活动、日常生活和世俗情欲的合理性,主张男女平等、提倡人性解放的社会思潮无疑具有一种内在的破坏力,它呼喊着女性的自我意识和对实现自我价值的追求,使她们具有反叛封建礼教打破婚姻枷锁的力量。

同时,在父权制社会,男性拥有话语权,操作着整个语义系统,创造着关于女性的符号,确立了女性的价值,格式化了女性的形象和道德规范,男性霸权的主宰使男性沉浸在他们至高无上地位的光环下,享受着来不费吹灰之力的特殊权利,任意地支配着处于附属地位的女性。在内外力的共同作用下,在封建礼教文化和男性霸权的重重阻挠下,女性由被动的家庭社会认可转变为积极地主动地追求自己的爱情理想,实现自我存在的价值,通过婚外恋对现实的不平等不合理的婚姻制度进行反抗,她们想把生活的牢狱变成光荣的天堂,但这种愿望是可笑的也是可悲的。她的越轨行为无法改变她的依附性处境。她在情夫面前生活在恐惧和战栗之中,他控制了她的命运,她却不了解也不想了解。她危险地借助于一个他人,她在自己的命运面前,是一个痛苦而又无能的旁观者,这个他人作为不自觉的暴君,作为不自觉的强行者,一切都由不得她。所以女人在爱情中不是寻求结合,而是体验最凄楚的孤独;不是去寻求合作,而是在体验斗争和并不少见的恨。对女人来说,爱情是通过她接受他所被判定的依附性而获得幸存的最大努力;甚至在同意的情况下,依附性的生活也只能在恐惧和奴性中度过。因此,婚外恋是一条反抗的道路,但不是获得解放的出路。什么是女性取得婚姻平等及其平等的道路?波伏娃提出“将来有一天女人很可能不是用她的弱点去爱,而是用她的力量去爱,不是逃避自我,

(下转第27页)

京师继续参加博学宏词科的考试,孟郊也数往长安应进士第,终于在贞元十二年中举。在贞元十三、十四年韩愈有《答孟郊》、《醉留东野》等数首寄答诗歌,其中《醉留东野》等诗歌足以看出韩愈对友人那种真挚而深刻的情感。

元白同样是由考试结成的唱和群体。贞元十九年春,元、白同以书判拔萃登第,开始结识。同授秘书省校书郎后,多有唱酬。贞元二十年,李绅来长安应进士试,通过元稹认识了白居易。白居易“靖安客舍花枝下,共脱青衫典浊醪”(《醉送李二十常侍赴镇浙东》)就是对当时的回忆。元和元年,元、白又一同闭居华阳观,揣摩时政,准备考试。同年四月,元、白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李绅登进士第,关系日益密切,形成一个诗歌群体。文学群体依靠唱和维系感情,唱和诗也因文学群体的存在而繁荣。

## 二、科举考试促使唱和诗题材扩大

在以科举为契机形成唱和群体之前,唱和多以宫廷为主,虽其所涉内容较为广泛,如我们熟悉的以游宴、民俗节日、送别或扈从为内容的唱和之作,但主题很少有脱离歌功颂德、邀宠争风、歌咏风物或道德教化等范畴的。而与科举相联系的唱和诗,由于大量庶族的进入以及他们同年的特有身份,使主题得以升华,题材得以扩展,如感佩赞誉、申谢答情、抒写友谊、杂感、政事、游戏等开始进入了唱和的视野。

在以往的宫廷唱和阶段,我们可以看到些许的关于感佩赞誉、申谢答情之作,但是以友谊为主题的唱和诗是很难在宫廷唱和诗中所寻觅见的。而在科举背景下形成的唱和诗则充分的表现了这一主题。科举考试通常每年举行一次,数以千计的考生齐集长安,数月的相处中渐渐有了深厚的情谊,而在科考结束后,除却百分之一二的及第者,大部分的举子要返回家乡,即使及第又因种种事项也得分别,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感情至深的诗歌——送别诗。如李商隐有一首《及第东归次灞上却寄同年》:

芳桂当年各一枝,行期未分压春期。

江鱼朔雁长相忆,秦树关云自不知。

下苑经过劳想象,东门送别又差池。

(上接第23页)

而是发现自我,不是贬低自我,而是表现自我,到了那一天,爱情不论对男人还是对她,都将成为生命之源,而不是成为致命的危险之源。”<sup>[1]730</sup>

冯梦龙的“三言”不仅生动地展现了女性在父权制社会中的“第二性”地位,而且凸显了明末时期女性觉醒的积极性,这无疑给予封建社会顽固的男权思想巨大的冲击。明末,李贽等人的“异端”思想影响着作家的思想观念和当时女性的操守与信仰,但千百年来父权制思想的积淀浸染着生活在当时每一个人的头脑。他们打破封建樊篱还需要时间,这不仅关乎女性经济地位的提高,更重要的是男性和女性思想

灞陵柳色无离恨,莫枉长条赠所思。

此首唱和作品写于归乡途中,灞陵柳色经常被诗人们用来形容离愁别恨,而李商隐却别出心裁,用“无离恨”来点出这份情谊将随着江鱼、朔雁的殷勤探看而长久长新,离别的相思,便不再是苦涩的了,反而是一种甜蜜的思念。这是一个意气风发的举子的心态,在少年得意后,他将现世的一切都看得那么美好。这是举子们的普遍心态,白居易有一首类似的作品也写道“得意减别恨,半酣轻远程。”<sup>[2]</sup>再看皮日休的《寄同年韦校书》:

二年疏放饱江潭,水物山容尽足耽。

唯有故人怜未替,欲封干鲙寄终南。

这首诗收于《松陵集》,是皮日休在苏州幕府中的作品,入幕的生活并不紧凑,整日游山玩水、诗歌唱酬,尽管如此,皮日休却未因新朋忘了旧友,实属不易。事实上,这不是皮日休唯一的一首写给同年的寄赠作品,他还有《江南书情二十韵寄秘阁韦校书贻之商洛宋先辈垂文二同年》、《吴中言怀寄南海二同年》等作品,足见他对同年的依恋。

综上,唱和诗从产生之初所具有的应酬的性质,到科举考试影响下所形成的新型唱和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唱和群体的变化进而推动了唱和诗主题的变化发展,种种变化无疑为唱和诗的发展打开一扇崭新的大门,进而也把我们带入了一个别样唱和诗的世界。

## 【参考文献】

- [1]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9)[M].中华书局,1981.
- [2]及第后归阙留别诸同年[C]//全唐诗(卷428)
- [3]刘昉,等.旧唐书[M].中华书局,1975.
- [4]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5]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6]徐松.登科记考[M].中华书局,1984.
- [7]陈飞.唐诗与科举[M].漓江出版社,1996.
- [8]李子广.科举与古代文学[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

的改变,男性的观念中没有了“他者”这个概念,女性心中没有了“第二性”这种自卑情结,一切将会发生历史性的深刻改变。

## 【参考文献】

- [1]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女孩[M].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 [2]国分康孝.婚姻心理[M].王江,段永萍,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